马 金 溪

傅 菲

“这是清水鱼,鱼汤如牛奶。是开化的头牌菜啊。”上菜的时候,老叶大声吆喝。老叶围一条大围裙,满脸笑哈哈。笑起来,眼睛圆圆,像个山毛榉。他是下淤村小平餐馆的老板,忙着记单上菜冲茶水。每上一道菜,他张开嘴巴唤一声:“这是青蛳,开化特有名菜。”他嗓音沙哑,有些尖,听起来像毛竹开裂的声音。

餐馆临溪。溪叫马金溪,自北向南而流,如玉带。马金溪源于钱江之源,潺湲于高山峡谷,跳珠飞溅,悬瀑倒挂,出幽峡,便是开阔山中盆地,水流平缓却浩浩汤汤,九曲至常山县境内,又名常山港,向东,泻入衢江。严冬的傍晚,月亮山下的下淤村堆满了落霞。柳树稍上,银杏的斜枝上,落霞一撮撮,如粉团蔷薇。马金溪跳动着水光。青黛的山影在河面漂浮,像一张湿漉漉的芭蕉叶。喜鹊飞过樟树林,嘻咭咭,嘻咭咭,叫得欢快又热烈。溪水如一个滑音,从琴弦上轻轻溜过。在用餐之前,我们来到溪边的汉唐香府品茶。

汉唐香府原是电管站旧址,被改造成了五星级民宿,也是品茶观水的好去处。茶厅临溪,透过落地玻璃,可览窗外全貌。溪水翠绿色,而不是惯常的蓝。尚未落尽叶子的柳树,垂下匀细柳丝,被风撩起,挂在窗前,如一副飘动的窗帘。茶厅摆满了绿植,有汀兰和吊兰、绿萝。落霞正好映射在落地玻璃上。茶是龙顶茶,银绿披毫,悬于杯中。龙顶茶是中国名茶,产于开化齐溪白云山,采于清明与谷雨之间,取稍尖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,经过杀青、揉捻、初烘、理条、烘干五道手工,精制而成。水蒸气从杯中萦绕而出,品半口,鲜醇甘爽,质香弥久;观一眼,杏绿清澈,匀齐成朵,叶底鲜绿。

山,是一种很神秘的地貌。高山必深,深山必幽。幽谷出清泉碧涧。开化处于怀玉山山脉与黄山山脉交错地带,山峦纵横,延绵百里。在浙北、赣东、皖南,两条山脉如沸腾盘龙,盘踞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大地上。东出皖南的新安江,经建德、桐庐、富阳,汇入钱塘江;南出开化济岭的马金溪,经开化、常山,入衢江,再入钱塘江。两江汇流,奔腾入海,万化归一。深山产好茶,好水出清鱼。

龙顶茶是开化人招待客人的上好茶。客人坐在汉唐香府,品好茶观好景,直至黄昏降临,以至于忘了自己身在他乡。我喝了一杯茶,便起身了——我要细致地观看马金溪,作为开化人血脉般的河流,它孕育了浙北。

汉唐香府的侧边,便是一条石埠桥。以石埠搭桥,是中国最古老的建桥方式。我在南方,看过无数的河流,但很少见到石埠桥了,要么被砂石掩埋,要么石埠被人抬走,取而代之的是公路桥。我站在石埠桥上,溪水汹涌,撞击着石埠,形成回流,一涡涡,吞泻而下。平静的溪面,并无水波,也看不到水在流。我以为,上游水源不足,水已无法流动,实际上,这是静水深流。水有一种带走一切的力量。

溪,清澈见底,软细的沙历历可见。马金溪右岸是下淤村,左岸是城边村。石埠桥上游两百米,有一座木桥,如彩虹拱于两岸。

在百十年前,下淤村还没有村,连屋舍也没有。每年雨季,马金溪滔滔的洪水,扬起浊浪,席卷了右岸的滩涂。开化属中亚热带(北缘)季风气候,温暖湿润,雨量丰沛,四季分明雨季漫长,东南风吹来,雨婆婆娑娑,自山顶而下,飘飘洒洒,乌黑黑的雨线如密织的麻布。每一年,洪水过后,淤积下厚厚的泥沙。泥沙长芦苇和灌木,也长藤萝,不多的沙地被城边人种了花生、番薯、萝卜。

后来,在右岸筑了高高的河堤,种了玉兰树、银杏,在溪边排了柳树、洋槐,洪水不再侵袭,沙地变成了良田。叶姓的村民搬迁来到了右岸,取村名下淤。一个新村由此而诞生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下淤村人实行封山育林,不再上山砍树。

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,以此形容开化山之多。开化人以山吃饭养家,种香菇,种木耳,制葛粉,制豆腐。早年,伐木,卖木头是乡人的主要收入,马金溪是放木排的主要水路。山里人穿着短衫扎着腰巾,撑着木排,踏水放歌。马金溪是他们的命脉。下淤人则开发荒山、荒滩、荒地、荒塘,开始种苗木,种果树,种茶树,种草莓、蔬菜、萝卜、生姜、甘蔗,养清水鱼,养鸡鸭鹅。他们把水果一筐筐运到十里外的县城去卖。他们挑着担子,踏过石埠桥,搭个便车,卖土货去了。

石埠桥被水淹了,他们走木桥。木桥板用大钢钉钉死在木桥墩的横档上,桥桩用铁链扣死。桥桩连桥桩,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垮木桥。木桥,村头村尾各有一座,像双彩虹落于马金溪。我在木桥上奔跑个来回,木桥板蹦蹦蹦,响得格外松脆。若是夏季,村童三五人,或十余人,以“一”字排开,站在木桥上,做一个鱼入深渊的姿势,飞入溪中,啪啪啪,溅起高高水花。村童从水面扬起晒得黝黑的脖子,抬起脸,嘻嘻哈哈而笑。这必将是他们一生美好的回忆。

下淤村因溪而生,也因溪而旺。河堤还是河堤,但河堤加了围栏,浇了塑胶,河堤也成了孩童的自行车赛道,或跑道。自东而西或自西而东,跑一道,或来回跑,是孩童至爱的游戏。奔跑,是孩童对远方向往的一种表达。下淤村所处的音坑盆地,如一朵盛开在川峦之中的水莲花。暮春,盆地的油菜花迎着骄阳而开。盆地一片金翠,绿水相映,横桥疏影,成了城里人的伊甸园。

老叶在入村的桥头,挂出了“小平餐馆”的招牌。他打出了开化的招牌菜:清水鱼,青蛳,苏庄炊粉,马金豆腐——来到马金溪的人,不用吃,看了菜名,便知道这些是地地道道开化名菜——一条河的魂魄,都在几个菜里。

“春秋两季,城里来休闲的人特别多。下淤的风光,值得他们一来再来。虽是乡村,其实是马金溪的画廊。”老叶说。

“一天开几桌呢?”我问他。

“春秋时节,一天至少三十桌。”老叶俯身在我耳边,说得很神秘,生怕别人听见似的。他的鬓发有些白,他的胡茬也有些白。

“秋天看啥呢。开化是全国九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,在开化随处走走,也都美啊。”我说。

“开化随处都是美,但下淤美得不一样。”老叶说。老叶一把把我拉起来,拉到大门口,指着溪对岸的山峦,说:“对面那座山叫霞山,夕阳落下去的时候,霞光美得没话说。村后叫月亮山,月亮升起来,白漾漾的。村里是日映双虹。早上彩虹,傍晚彩虹。你说美不美。”

此时,正是夕阳将落。溪边石阶上,落满了洋槐叶,碎碎的赤黄。油鸭三五只,从岸边的草丛里,神不知鬼不觉地游出来,游到溪中间。溪面铺满了霞光。对岸的城边村,虚虚地阴在山影里。牛脊背一样的山梁,浮出一晕晕的霞光。

“菜也是很讲究的呢。四道菜,两荤两素,两河鲜两山珍,两白两彩。”老叶拖着长长的尾音,说。

“好景好菜,都离不开马金溪。马金溪离不开我们的巍峨青山。”我说。老叶又哈哈笑起来,念起了口头禅:“开化是个好地方。下淤是个好地方。”

霞光慢慢变白,白出稀稀的朦胧感。光在收缩,收拢,收进了水里,收进了山峦里,收进了水蓝色的天空里。光收尽了,天却没有完全黑——薄薄的月亮升在半中天。月是残月,如一把弯刀。月撒下来的光,有了深深的寒意。

天黑了,老叶餐馆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。有的客人,和老叶很熟,伸出手,握一下,说:清水鱼要三斤重,上两条。熟悉的客人爱喝老叶自己泡的酒。深山多山果。老叶把猕猴桃、桑葚、杨梅分在各个酒缸里,封起来,摆在大厅里。客人喝多少,斟多少,也不浪费。酒是谷酒,也有高粱酒,是土酒师酿的,绝对纯粮。灶房里的火,呼噜呼噜,响得特别夸张。

桥头广场的路灯全亮了,红扑扑。吃过饭的村人,男的甩着手散步,女的晃着腰姿跳舞。孩童骑着自行车转圈,一圈一圈地转。

十几个人,在拍照夜景。溪边路灯也亮了,浅浅的橘红色。马金溪再一次顺着灯光,荡荡漾漾地漂浮在夜空下。夜空淡蓝,铺着水印般的银灰。夜空下,音坑盆地里,一个个小村子像一盏盏莲花灯。马金溪既幽暗又明亮。

溪水一直在流。但我们听不见流水声,也看不出流速。马金溪像血液在血管里一样流得安静。

大 愚 也 是 智

何剑平

时下的人们大多削尖了脑袋,展现一种精明、聪明的形象。但人一长大了再被夸聪明,多少带有贬义之辞,而且这种夸奖一般都是在人后,夸完彼此还会莞尔一笑。

聪明也罢,大愚也罢,只是不同人的生存状态个体反映。聪明本身并没有错,只是很多人把聪明用在了算计他人,这才是错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空间很大,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,不妨碍他人发展完善自我,这也是一种聪明之美。但现实并非如此,当聪明者不具备大智慧,最终的人格形象总是略显卑鄙。

老子总是歌颂卑微的,低下的,如上善若水,大智若愚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水是灵动的,是活跃的,表面愚内心智,何其美哉!

我常想,智者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若愚呢?细想下来,这也是一种生存哲学吧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……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“糊涂”生活,未尝不是一种避世之良策。《论语》:“子曰:宁武子,邦有道则智,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,其思不可及也。”通读《论语》,除真心夸颜回,“贤哉,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,回也!”孔子连用两个“贤哉,回也!”,再真心夸的还是宁武子装糊涂的智慧。宁武子在治世时的聪明,我们是可以达到的,但他在乱世时装糊涂我们是不可达到的。

中西方文化也都在传达同样的信息,愚钝比聪明好。美国电影《阿甘正传》描述了阿甘天生就是愚钝。上学时总被别的同学欺负,一名女生让他跑,慢慢地他通过跑步被大学破格录取,成了一名橄榄球选手,在声名鹊起的同时还受到了总统的接见。后来他去越南从军,在战场上看见越军打过来了,他就拼命跑,跑着跑着,回头一看没有人,他又跑回去把战友一个个抱起来送到救护队,于是他成了英雄。退役后他还捕过虾,捕虾事业也获得了成功,他创办企业也很好。在迷茫时还是喜欢跑步,一跑还跑上了新闻头条,又收获了好名声。

影片看似阿甘成功的很离奇,我们也惊叹于他一生获得无数成就。这些成就中哪怕是其中一项,也不是“聪明人”能轻易做到的。阿甘的成功在于他不同寻常的坚持,他没有选择“聪明人”的捷径,他也找不到捷径,他只是单纯的想执着地做。他的愚钝为他编织了一层天然的心灵保护纱。阿甘要感谢他的上帝,上帝总是偏爱弱者。

生活其实很简单。生活没有人能替你承受。人生是要不断磨砺自己,使之变得日益质朴、日益真诚、日益纯洁、日益善良,这是我们应走的惟一道路。

接 春

丁 智

一直认为接春就是正月初一燃放鞭炮开门纳福之举。

看到父亲接春,有时在清晨,有时在下午。那用瓷碗盛着黑土植株白菜供奉厅堂的画面,在人生里越来越清晰之后,我逐渐了解接春。

接春在立春这一天。这是一年 24 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,春季开始,风和日丽,鸟语花香。立春的具体时间,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,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,把一年划分为 24 个彼此相等的段落。每年的历书都有当年立春的具体时间。

这春传说与一条牛有关,因此,要在厅堂献上一株白菜,让春喜悦地到来。

太多的时候,立春总是在春节前后。当天,父亲会一早起床,穿上新衣,用最瓷实的碗到菜园装一碗土,捏过每一粒的土坷垃将沙粒剔除。然后,挑上一株形状最好,长的最壮实的白菜,带上土,栽植在碗中。之后,裁一小块长方形的红纸,粘在一支染红的竹签上,写上“迎春接福”四个字。然后再将这若旗幡一样的竹箴竖在白菜前,呈在厅堂的香案。白菜在案上绿油油地静立,周围是粘着红纸带着红花的年糕、米饭、花生、水果济济一堂。

后来,父亲从乡下回到县城教书。立春,他会到附近熟悉的农民菜园中挖株白菜,重复接春的仪式。看到一室图书与书画的厅堂中间站着一株白菜,总觉得有些突兀之感。

但父亲摆弄这白菜那庄重神圣的样子,让我们不敢有微词。后来,近郊的菜地逐渐消失了,他便学城里人莳花种草的样子,用瓦盆在阳台种些蔬菜。许多人种葱蒜之类的佐料,以备不时之需。但父亲种的却是白菜,一盆几株,挨挨挤挤地若遥远的乡愁。

盆中的白菜,成了父亲立春用来请春牛的指定产品。看到父亲用灭蚊瓶改装的喷头浇水,戴着老花镜绕着白菜颠三倒四地观察,与藏在叶茎中的害虫斗智斗勇的模样,可知推想,立春在他心中的地位。

父亲与土地的纠结,我很难身临其境体会。我仅知道有一段生命时光,他曾与土地紧紧相依。

父亲出生于河口镇的一个工商业家庭,爷爷开粉皮行,当时家中有些田地。解放时,奶奶将乡下的土地捐了出去,从而得到政府的表彰。当粉皮行与其它粉皮行合作之后,爷爷成了粉皮厂的工人。父亲四个兄弟姐妹的茁壮成长,让这个小城镇的家庭生活捉襟见肘。这个时候,奶奶又想到土地,她带着父亲在城郊见缝插针地开垦荒地,东边几株南瓜,西边几株红薯,河边几畦萝卜。我相信,那时父亲就认识了土地。

父亲高中毕业分到离城百里之外的山村教书。三年后,知识青年下放,父亲被安排到玉石村。拿粉笔的手拿起锄头,自然相形见拙,耕、犁、耙、耙,父亲常力不从心。对于劳动强度不甚猛烈的种菜,在村庄,倒是引领潮流,技术超群。蔬菜种植的书籍,常往返县城与城郊蔬菜大队朋友的交流,都是父亲种菜的“武功秘籍”。

在我记忆中,自家菜地的辣椒、茄子总比其他人家的成熟得早,个头更大,颜色更醒目。邻居请个裁缝或石木匠人的,常到我家园子借菜,增些颜面。其时,爷爷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在鄱阳劳改,两位叔叔待业,靠做零工赚些生计。乡下的芋头与萝卜常常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城镇家庭有些踏实的温暖。

在春天来临之际,将田园的菜蔬奉上,让春牛踏彩云而来,让新年五谷丰登,让菜园瓜果飘香。在父亲将白菜植在瓷碗,端上香案的时刻,他的内心肯定有这样的祈愿。

铅山人是喜欢百菜之王白菜的。明代县令笪继良在县衙立有白菜碑。“为民父母不可知此味,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。”爱民如子的情怀让民众内心感激。在许多乡野的堂屋壁画中,白菜常与梅、兰、竹、菊一起站在风景里。在河口标志性的建筑“金利合”的门楣上,也雕有白菜,对于这座百年药店的用意,众说纷纭:也许指药只卖“白菜价”;也许告诉世人,清白为人,童叟无欺;也许是指行医要嚼得菜根,安贫乐道。

在我 8 岁那年,父亲回到县城,为了一家人能离开土地,父亲使出了浑身招数。回乡种田也曾是追赶我刻苦学习的胜利法宝。当我们一家彻底成为“城里人”之后,在立春,我还是看到父亲会去寻找一碗土,寻找一株白菜,让她欣欣向荣。

年岁越长,对年的祈盼越小,越感年味淡了。自己曾经一心想逃离的乡村常出现在梦里,很多时候,我认为,那稻田相拥的山村应该是我的故乡。

今年,立春的日子距春节好像特别远,接春要到初十一。这个日期父亲明显早已知晓,在年三十的年饭之后,父亲特意给阳台上那盆白菜浇了水。经过水滋润的白菜更翠绿了。她盛开着,如一朵花盛开自己。

我想这将是一株白菜最好的时光。

春天的菜园

余武军

门前的几块菜地,最近又绿意盎然了起来,且比去年更显“规矩”。父亲花了几天时间,把菜地隔成了大小不一的三个小园子,两个直角梯形、一个三角形,然后一茬接一茬地播种,没放过一个边边角角。各种蔬菜安分守己地在泥土上扎根发芽。

前些时间,白菜和萝卜占了菜园“半壁江山”。由于第一茬的菜籽洒得有些多系,不仅花菜、莴笋扑在地上,有些没长旺的白菜、萝卜再也长不旺。2 月中旬,拔了一次萝卜,大的已经爆开了,而有些小的却不及大的六分之一。有些同一垄生的,三根长得矮小均衡只能一家“独大”。同一块地竟生出如此大的差异。

很快,白菜抽芯了,迎着春疯狂长个子,还在头顶戴上了几朵小黄花。这时候,“霸主”换届,抽芯的白菜被收割,包菜个个圆滚滚,芥菜的叶子也开始招摇起来。父亲则在旁的几块空地上洒了豆种子。

3 月中旬,再次回到老家。父亲依然在忙着打理菜园,他一边把宽大的芥菜叶从根茎上扒下来,一边跟我说,有些豆苗被老鼠啃了,他只好另备豆苗。我到菜园转了一圈,先是看到了整整齐齐的四排包菜,菜心还是散开的叶子,呈现出向中间卷拢的态势,这一茬倒是以前没注意到的。角落里果然有几株豆苗被咬断了,最顶部已经有点蔫儿了,但剩下的半截,光秃秃,茎依然挺立着。另一边豆类长势更盛,豌豆花朝天而开,蚕豆花四处张望。有一小块被塑料皮遮挡住的,则是父亲新打下的缸豆籽,待豆苗长好,父亲又要忙着搭豆架子了。下午,坐在门前,和父母一起打理摘下的白菜叶、芥菜叶,一把把切成 2-3 厘米的小段,再摆在楼顶晾晒,预备腌制咸菜。

栏杆也顺利地把菜地与鸡舍隔开,菜园就成了鸡的禁地,仅隔了一条通道供它们走向田野。但总有几只胆大的鸡,冒着被赶落池塘的风险,也要扑哧两下翅膀,飞栏而过,争几口新鲜菜叶尝尝。池塘对面的一小块地,被父亲打理得井井有条,成了豆类专属。另一侧大块的地,按他的计划,要开始种植辣椒、茄子、苋菜等,丰富一下菜单。我们则提议再种些玉米、芹菜。

自从父亲有闲暇打理菜地,家里多了一些鲜味,也多了许多趣味,一家人都被父亲带动起来,认真地料理起自己的那块“菜地”。

父亲说,等到外面工地可以开工了,他就要出门工作了。不过到时候,菜园已经无需太多打理,只需要日常除除草,到了时间,就会有不错的收获。

武汉的回忆和祝福

周锋荣

处在新冠肺炎漩涡的武汉,是我现在最惦念的城市。武大樱花的圣洁,黄鹤楼的巍峨,长江大桥的雄伟,深深融入了我朴素的情感和记忆。

1990 年 11 月,中国农行主办的金融文学杂志《金潮》在武汉大学中文系,举办了为期 1 个月的文学创作培训。各省的分支机构,均选派了若干名文学爱好者前去参加培训,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武汉大学坐落在风景秀美的东湖珞珈山上,是全国风景最美的大学之一。大学里的旧书摊较多,旧书种类繁多。旧书是摊主从毕业生手里低价收来,低价卖出。花几块钱,就能淘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。

进入 11 月了,600 米的樱花大道,因暖秋,仍有少量樱花开着,散发芳雅的气息,引人驻足。我与学友边散步边探讨着文学与人生,偶尔也会独自行走,进行写作构思,留下不少思考的足迹。

每逢周末,我约上几个学友,一起探索这个城市的奥秘,感受它的文化底蕴。我们登上号称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的黄鹤楼最高处,看到了长江的雄浑与浩淼。黄鹤楼翘角飞扬,鹤翅欲展,仙气盎然。不得志的崔颢留下得意之作,名震天下,令高手如云的唐朝诗坛沉寂了下来。武汉的光荣,与这座楼共存着。

周末遇下大雨,我们则在教室里下象棋,开展象棋淘汰战活动,输了的就退出,赢了的继续下棋,看谁能当霸主。下象棋的是二人,可围观的持续达十多人,不时有笑声传出。

2020 年,武汉就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。因为新冠肺炎从这里爆发,并且以凶猛之势,蔓延到全国。人们的正常生活,被突如其来地打乱了。

我和妻子于 1 月 23 日,从一个小城来到北京,到女儿家过年,早计划好初三至初六,顺便去天津、河北转转。可现在,伴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,不能邻里间串门,不能亲友间聚会,不能出入公园。宅家,就成了我和家人的唯一选择。

每天起床后,我的早课是在手机上打开疫情图,看全国疫情情况,特别是武汉的确诊数字、疑似数字、治愈数字和死亡数字。疫情使我不禁内心焦躁、坐卧不安。我有时不得不调整心态,学习好文章,充实头脑,扩大视野,提升素质。并静下心来,把以前未写完的作品,继续写完,修改。我也会站在窗户下,看街道像被冻结的小河,不起一丝波澜,小区的汽车整齐地排列着,正打着瞌睡,几只麻雀顶着一页天空的蔚蓝,在远处清闲地练习跳高跳远。阳光格外灿烂,虽然不能去沐浴一下,但看一眼也觉得心里有股暖意溢出。

悠久的黄鹤楼,苍茫的鹦鹉洲,壮观的长江,在述说武汉的美丽。在抗日战争期间,武汉人民浴血保卫国土,深深嵌入历史。我细听到了武汉人民全力奋战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声。

武汉是我去的第一个大城市,也是我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大城市。我怀念武汉东湖的美丽风景。

武汉,苦难击不倒你,你会同名字一样坚强;武汉,我祝福你,早日拔去体内的毒素,在樱花盛开时,依然是一座诗意盎然的城,一座阳光普照的城;武汉,你等着我,待疫情结束后,我满载祝福再来看望你!